

增訂

史記評林

四十

特56
3

館務委員會本日本大			
五	四	三	
○	四	三	九
冊	號	架	函

第三十五函號

003278-032-2

特56-3

增訂史記評林

凌稚隆/編

M2

ACC-1665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明治...

唐順之曰直叙而簡嚴

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綰者二傳發詞

端同例若此曰信都下傳亦可改曰綰都矣

是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

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爲韓王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

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

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

會丁巳年平水卷九十三韓王信盧綰列傳一

按左遷字見此
按漢書高紀以
此為淮陰侯語

茅坤曰漢王以韓
王信累韓以彭越
累梁諸所謂拿雲
手

轉為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
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
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
攻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
隱曰攻音企起踵也鄭氏
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
鋒銳欲東也○正義曰攻音岐可以爭天下。漢
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
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遷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
誅成駟案漢書曰封
為穰侯○索隱曰地
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遷韓信畧韓地。迺令
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曰
項籍在
吳時昌為漢
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

按高帝徙韓王
信王太原合古
者名山大川不
以封之意而疑
其通胡則非矣
茅坤曰以韓王信
王太原備胡可也
治馬邑是奔之于
胡也信失著而漢
亦失著矣
呂祖謙曰信雖失
職守邊然舍晉陽
內外之安而請治
馬邑亦非偷情者
也高祖猜疑責讓

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二月常將韓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
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
以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
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
曰即
五年之二月駟案
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
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
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
被馬之被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
并州請治馬
邑。正義曰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
圍信。索隱曰冒音墨上
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使其以國外叛為
虜向導遂有平城
之圍自是匈奴輕
漢為世大患開百
年而未息苟非信
啓其端亦未必如
是之甚然則人主
心量不宏所係豈
小哉

漢書無出字

按高帝用陳平
計使閼氏計秘
世莫得聞應劭
謂繪美女以恐
閼氏按楚懷王
欲殺張儀斬尚
謂夫人鄭袖曰
秦王欲以美人
聘楚楚王重秦
女則夫人必斥
鄭袖言于王而
出之陳平之計
或者襲張儀之
餘智乎

地言史記言本

卷九十三

信及舍痛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

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

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

郡上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

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

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

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

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

連反又音蕤氏音支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

猶不能居且兩王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請令彊弩傳兩矢

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

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

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韓王信盧縮列傳

韓王信盧縮列傳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

三

修水官載

王維楨曰韓王信報柴奇書調殊不順蓋心曲而言詭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柴武鄧展云柴奇

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

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

事應前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

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

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

亡文類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二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

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儻也

○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

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

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

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

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

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

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嬰為襄城侯索

臣表屬榮陵○正義曰滄州縣嬰為襄城侯隱

日案服虔云縣名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

日論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

日表云嬰子澤之元頽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

胡四年不敬國除賢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

表黃曰讀信都蒼蘇武書同一飾

且指雪前人距漢之耻太史公亦津津叙其侯封蓋亦功過不相掩之意

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

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頷侯續說後徐廣曰長君之

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頷五格反作

雜音洛龍頷縣名○正義曰史記表備青傳及漢

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頷侯

以耐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

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頷侯漢書功臣表

云後元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頷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

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

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

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

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

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

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

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

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

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蕤王臧荼降高祖已定天

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

望如淳曰缺音解別之訣望猶怨也璜曰缺謂相

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

羣臣有功者以為蕤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

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

張之象曰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合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復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又曰群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縮曰諸侯王得幸莫如蕤王顛倒反覆委曲有情

茅坤曰以前俱詳次縮之見幸于漢以後纔次縮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縮而猶為滅衍張勝所誣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什而七八耳悲夫

楊循吉曰次盧縮疑懼欲反不反狀如兩人手指而語

而漢之待功臣之薄亦可以互見矣

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伏後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為燕使索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

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

陳豨久陳豨久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

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

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

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

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

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

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
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
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
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
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
曰為東胡王來降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
漢紀東胡烏丸也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
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

危志而蒙傑子弟
尚持勝負而坐觀
之未見有響應者
故赦守尉以安諸
郡邑之心使感激
而奮受封四人以
慰子弟使鼓舞而
樂從高帝經畧大
度于是可見其榮
矣然封四人之意
易知而赦守尉之
指難識

茅坤曰予讀淮陰
傳太史公謂豨之
拜鉅鹿守也過辭
淮陰淮陰方怨漢
之削其地絀其爵
而與絳灌等也故
即挈手而陰說之
反於代竊疑淮陰
雖怨漢不當如是
輕起反側心及讀
豨傳以周昌疑其
賓客過盛漢且遣

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
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
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至霸上以
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
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
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豨還之代
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
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
所正義曰二人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
韓王信將

久覆案之豨故懼而反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豨之迹豈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老而將兵于外恐信起不測故詐令人喧言之而遂給斬之耶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王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

茅坤曰漢平陳豨之易有四救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畧者則代之士卒悅矣赦常山守尉則凡趙代之郡縣城邑所為豨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壯士人人思奮矣以千金購王黃曼丘臣等則豨麾下矣以此攻

豨何有也

王黃二字行下云生得又按樊噲傳虜大將王黃則擊斬為誤

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畧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

有小警言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土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

之遠。趙恒為代王。徐廣曰：十都中都。正義曰：一年正月，中都故

城在汾州于遙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

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

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

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

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

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

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類當歸國，龍領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

同舊莫是王，東胡計窮。

趙恒曰：韓信盧縮陳豨此三人者原無畔逆之意，其二人以疆人見疑，其一人以賓客太盛見疑，俱陷無道，失計所致也。故結以計之生熟成敗於人也深矣。吳寬曰：邪人前韓王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是也，非淮陰也。○唐惟修曰：漢興吳淝淮南魏其武安皆爭致賓客，即陳豨已如此矣。當時蕭曹莫之省也，主莫之問，豈懲秦之禍故少寬之使得出於此耶。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為患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于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曰：暮乞貸蠻夷，縮亦為蠻夷所侵，當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疎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顏當信之孫嬰與縮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為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為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唐順之曰文一串似世家體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

彊能得人。柱下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

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

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

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

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

贈陳文燭曰田儋之殺狄令項梁之斬會稽守其發謀舉事俱已不令故二人皆不以令終其事若左驗然可畏哉

陳文燭曰：田儋案轉入田榮事。

唐順之曰：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茅坤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指畫，予嘗愛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相似。

茅坤曰：榮與假同宗也，何至若此。

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于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齧，齧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註全謬。柯維騏曰：齊言田假，田角亦以蝮蛇之毒將害于身，不獨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救魏。徐廣曰：二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田

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

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

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

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

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

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

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

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

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螫

蝮螫入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螫音芳伏反，螫音臠，又音釋。○正義曰：按蝮螫毒蛇

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蝮長一尺二寸，頭腹皆遍

說文云：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

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

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贊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

天下則齧齧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齧齧猶齧齧

音紇，齧側齒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

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

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

田儋。

田儋列傳

卷九十四

修齊舍痛

王維楨曰次諸田之所以與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反楚滅諸田卒亡之故如指諸掌

陳文燭曰此傳頭腦甚多當以田儋田橫為王案而田儋初殺狄令自立為王儋死齊人立田儋為王田榮又逐田儋立田市自立為王及榮為平原人所殺田橫乃立田廣為王已而廣為漢虜橫乃自立為王此則其顛末之序云至其自狄城而走

東阿或走楚或走平原或走高密或走梁又入海居焉中奔播流離無足齒者得大史公編入諸傳而又於田橫多恕辭乃粗有可觀非太史公筆力不能描寫

陳文燭曰丁田榮安轉入田橫事

一作取漢書作後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田橫傳

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今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走楚田榮留齊王田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

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

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

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市王膠東田都王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

田榮兵敗走平原

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

擊項羽於城陽

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

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取

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田橫傳

光緒曰橫為將時於他奇英可張設施行及為相第聞其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決於相而已且其愚有三聽下生說遂解歷下軍罷守戰備而縱酒一愚漢兵既已不敵乃自立為王還擊淮舉而挑怨速禍二愚既已懼誅入海鳴中已而聞者即來中道自殺三愚蓋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其即其若無罪之意也夫

光緒曰且為漢且為楚六字雖狀彭越之中立觀望實則見田橫勢孤將託身無所看後而曹參殺田既灌嬰殺田吸漢王王彭越乃懼誅而入海鳴楚楚楚可憐

劉子暈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人果能皆為橫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外士可勝論哉然橫兄弟亦屢與

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二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

還擊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

正義曰故贏城在

兗州博城縣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

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

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千乘

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

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

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昭曰海中山曰島

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

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

諸侯戰未嘗一勝
則所謂死士者安
在史遷欲成田橫
得士之名故實世
俗之傳如此或者
未必盡然也

王鏊曰二人者義
士也惜不傳名太
史公之輕節義累
如此

贈陳文燭曰商之
遺澤清潤數百年
惟首陽二子死義
田橫能使二客赴
義又使五百人皆
從此其感入亦最
難毋亦謝使者數
言有以觸發其義
憤乎今讀其言曰
恥固已甚曰我獨

不愧於心千載下
猶見英風義槩宜
五百人之自殺也
贈陳文燭曰以後
俱了田橫案

王守仁曰田橫之
不肯事漢孰若直
拒于鄒生一言之
餘請首洛陽孰若
守身于海島之外
與其五百人自殺
而無補于齊又何
如鄒生之一言而
有功于漢乎雖然
一人不屈而五百
人相率以蹈之橫
蓋深有以感之也
吾于橫乎有取

楊維禎曰二客外
以烈而五百人又
同一烈橫之所獲
也多矣使橫生戰
國其得士不出四
豪右哉

史記卷九十四 田橫列傳

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
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
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墳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臣虜而北面事
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
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
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
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從
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
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
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薤露蒿
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
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
柩者歌之俗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
呼為挽歌之俗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
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
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外亦皆

田橫列傳 卷九十四 田橫列傳 田橫列傳

余有丁曰史不為通立傳乃論著于此

劉辰翁曰安期生神仙家多傳之犬抵英雄不得志而自放志耳豈必羽化飛空哉
楊慎曰謂五百人皆至賢無不善畫等畫者乃莫能圖謀以存其國何哉猶東坡題田橫墓詩意也

董份曰索隱鄙陋極可笑無不善畫者句即昌黎所謂以五百人不能脫劍鏃是也

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

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竟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

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

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

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嶺寇立市相祭楚封王假齊破鄒

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終

田中篤實 杉田明樂 同校

增丁史記評林 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六 參求官裁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樊噲者

正義曰音快又古外反

沛

人也

正義曰徐州也

以屠狗為事

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屠者以賣

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

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

正義曰房

還守豐

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索隱曰索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

義曰泗水郡名

復東定沛破泗水

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

也與司馬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

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曰

爵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

王翳曰一傳四人各自為軍法而實總成一片

茅坤曰太史公評次樊鄴滕灌戰功大畧與語參周勃

等相以然並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

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陣曰最曰拔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

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

可紊亂所授也唐順之曰傳內凡

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劉辰翁曰兩常從亦見當時獨親厚

曾不特戰時為然

按此以卻敵斬首捕虜先登階陣為眼目而於敘軍功處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益祿不編年月是亦一格

按漢書從攻圍作後攻圍註圍縣名

註湯亭漢書註作湯亭

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

城大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

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

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

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間從攻圍東

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

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南偃師有湯亭是○正義曰故

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杠里正義曰杠里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卻

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

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黼頤邑名也○正義曰曲丘甫

反遇牛恭反鄭州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鄭州新鄭縣東

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

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

功則賜封列侯駟索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璜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

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從攻長

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絕河津正義曰津在河南府東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

軍於犍正義曰在汝州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

宛城先登西至鄆正義曰鄆音擲在鄧州以卻敵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

曾不特戰時為然

樊鄴滕灌列傳

余有丁曰此不載
諫止官語似關秦
茅坤曰以前紀論
戰陣之功甚累及
次喻救鴻門之急
一節獨詳如畫
楊循吉曰按此傳
與本紀繁簡各盡
其妙刪潤之法也
按師古云中酒
飲酒之中也不
醉不醒故謂之
中
劉辰翁曰肩字妙
若漢書作屏字則
項氏君臣疑伯矣
政以且舞且蔽獨
以有為舞態圖畫
彷彿所不能陳特
在此字

爵名也。璜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璜義亦近
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
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
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駟案漢書音義曰撞
音鍾○正義曰撞直
江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項羽目之問為誰
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
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高儀曰解心疑大
王復何所疑而以
解為絕句
揚慎曰此語可為
剛潤之祖紀傳兩
載不相犯最是奇
俊
漢書無與字

按此結是日二
句見噲于鴻門
有萬鈞力而太
史筆力亦如之
揚慎曰跋句于
此何等精神

楊慎曰從是在帝
後別擊是自行

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
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
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
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
紀賈反
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
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
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韓入
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請責也亦或
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
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
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
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
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

劉辰翁曰雍輕車騎于雍南必是當時先有漢軍待會來慶作慶以此見漢初功狀甚明無毫髮失實

武夫也嘗携劍推鋒從沛公以芸當壑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賊下之急耳余竊以喻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

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喻之諫遂還屯灞上不然則逸欲連生蹈於秦之覆轍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取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喻之能謀生則其下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喻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愛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喻恐百歲后從呂氏也嗟夫喻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

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水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喻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徑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從攻雍蔡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駟案蔡於拱反。索隱曰扶風雍昌縣蔡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蔡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義曰壞鄉在武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東南二十里。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

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櫟陽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擊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喻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虜楚周

曾丁也巳平木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四 參水官裁

是乎且帝素少恩
又何有乎一論論
者誠刻矣

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大破之屠胡

陵正義曰在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更賜

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

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至雲中正義曰雲

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

國邢州城破栢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

丸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殘

謂之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

昌正義曰在蔚州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

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軍所將卒斬韓

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上太僕解福

等十人正義曰解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

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

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燕地凡縣十八鄉

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通鑑上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

王維楨曰至此總數功勞纔不散漫

按師古云贊說
是
按師古云姓綦
母名卬
劉辰翁曰降定擊
破破得皆傳內史
文似美而非美

王維橫曰自首起即敘戰功到此逆說排闥一節見噲直而勇忠而義如此
唐順之曰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繫之不以年月次也則文體整潔
董份曰當時大臣不敢入而噲以一武夫排闥入大臣贈之太史公之意固嘉噲亦鄙諸大臣也
楊慎曰流涕數語粗粗齒肉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三及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子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諱可悟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

宋濂曰高祖知呂氏與戚氏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樹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夫人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耳
老泉謂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處尤有識見高祖不殺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娶于呂氏則又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伐
燕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為戚氏結怨益深矣
楊慎曰太史公下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
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
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
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
曰闥官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
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
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
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

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
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
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
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
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
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

人有惡喻一惡字
不見其何人何語
故更不用言不用
曰而高帝聞之即
非若變與彈劾也
又曰亦為臨光侯
句筆端欲舞

按此傳各以以
字起頭懸官名
于下附戰功于
下節節相承與
他傳體格不同

此文之隨時變
態者

按丹鉛總錄云
駟從馬從且音
直无龍馬之訓

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
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

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
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高陽人索隱

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也正義曰雍周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

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

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
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

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

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

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
畧地至陳留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

從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

南陳鄭之界止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

借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
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

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索隱曰從攻長社先

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

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駟案

音義曰漢中甸陽縣音詢索隱曰定漢中項羽滅

日案在漢中甸陽縣甸水上之關

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寧破雍

將軍烏氏駟案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
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

○正義曰縣在經州周類軍柁邑索隱曰柁邑在
右扶風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
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
○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
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

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賜食邑武成六千戶。

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

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

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

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

正義曰：涿，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涿州。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

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

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

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

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

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

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

能治。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酈官事。氏本作况，亦音况。與呂祿善。

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揚時曰：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寄之父予得無希望乎。

邵寶曰國為重則朋友為輕是故寄不給祿產其軍不可入也。鄒生之節當以賣交為盛賣而取敗猶將獲之况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楊慎曰觀此傳無他異獨以十一以字不避重疊政欲班班見眼目此紀事之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即更文千百無異矣。

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唐順之曰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事與鄒商傳法同。

詳見呂氏紀 卷九十五 修來舒蕩

況給呂祿也。索隱曰給欺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論為景

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鄺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

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孝景前三年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

俞侯樂布自平齊來。裴駟曰俞音舒。索隱曰俞

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

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

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

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宗

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

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曰告白也高

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

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

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

欲乞鞠者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云高帝

獄辭翻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

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

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吏

按此傳大畧與樊噲諸傳相似

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

楊慎曰降降之也
嬰與何或用兵或
招降之也張說非
是

董份曰言奉車從
凡五言以兵車趣
攻戰疾凡四言以
太僕從凡三言為
太僕及以太僕凡
十傳意正見嬰以
太僕終其身耳其
言以兵車趣戰戰
孝惠魯元出平城
圍迎代即清官見
其所長在此真太
僕也

嬰約言曰嬰始終
為太僕故傳內每
段稱奉車亦每云
兵車趣攻疾戰彭
城之敗帝欲馳嬰
徐行卒得脫平城
之出帝欲馳嬰徐
行卒得脫彭城功
賜爵益食劉

底只一筆法不避
重疊此文字之妙

余有丁曰按楊慎
云服說是愚謂依
此則不應下文纔
說欲斬嬰者十餘
疑蘇說近之蓋初
載徐行雅抱之乃
疾馳也

漢書服注走下
無也字蘇注陽
作去
凌約言曰按嬰常
收兩兒高祖欲斬
嬰者十餘借謂書
身不能存二子不
得已奔之可也他

史記卷九十五 九 修列舍痛

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

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

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

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凡四用兵車字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

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

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

之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

奉車故號滕公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公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

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弃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

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

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

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

史記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修列舍痛

人為奴豈不幸甚
何斷斷然欲斬之
其天性殘忍類如
此然則分羹之時
太公亦幸而免乎
罪耳誰謂高祖為
有見哉

按師古云同徐
行者故示閑暇
所以固士卒心
而令敵不測也

劉宗翁曰賜所奪
邑恐是嬰以他故
奪邑至是復賜之
其漢書註亦有是
說

漢書無縣字論
文作北縣第
按師古云北第
者近北闕之第
嬰最第一也
唐順之曰觀嬰初
證高帝不傷已及
不奔惠帝魯元并
入宮廢少帝立代
王諸事蓋信義人
也高帝引以為太
僕示親信有見乎

復振賜嬰食祈陽

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

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

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芴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

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

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駟案漢書音義曰時有以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

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

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

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人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曰索

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

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子夷

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穎陰故城是睢陽販

緡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關賜爵七

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賜疾攻之

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

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

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上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

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

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

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

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傷以至彭

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

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

按此傳以疾關疾力疾戰所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自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用嬰名冠于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漢書楊以下有北字

漢書黃上有外字

城縣東南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一人

四十五里名也姚氏索漢紀

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

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灌嬰雖少然數力戰

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凡六用受詔字

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王

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

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

日樓煩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

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

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

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

日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

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

按此以上並從功以下纔獨將

唐順之曰此時嬰為大將故敘戰功皆稱所將卒將長於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亦以勝騎將成功此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使漢書作從

曰留縣在沛 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

是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駟案漢書音義曰

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項羽使項聲薛公郊

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

音談東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

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

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

二里案鄒縣去徐州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

薛沛鄒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

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於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

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

東南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

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

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

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凡五十二縣漢王

漢書無周蘭字

楊慎曰叙得有方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熨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北二百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服虔曰岩石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將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

王維楨曰灌嬰始終以騎將勝公始終以大僕此高帝知人善任使處

州曲陽縣是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

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

誅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

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

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

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

漢書安下有欲字

王慎中曰齊哀王
樂兵來嬰屯榮陽
齊止而不前最是
緊要史筆有淺深
處當時非嬰止之
則誅諸呂之後有
難為者矣絳侯得
誅諸呂于內而齊
罷歸者嬰之力也
楊慎曰定嬰之功
不在絳侯陳平下
此傳有焉
黃震曰灌嬰起自
販糴從高祖騎將
戰功居多其後不
為諸呂擊齊而共
立文帝遂致位宰
相蓋勇健而有定
識云

趙恒曰子長以
所聞者而自嘆其
異讀者不可尋常
看過言一時屠狗
賣綰之人後皆為
佐命元勳雲龍風
虎相從乃天之所
建而非人之所能
測也文無多字而
意雋永

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榮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
兵榮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榮
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
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
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
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
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

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賊有
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
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

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
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
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擲况賣交舞陽內
援滕灌更王
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登
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登用
以字夏侯嬰傳則登用兵車趣攻戰字
灌嬰傳則登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

之妙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田中篤實同校 上肥政貴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好

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

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

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正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為下云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亾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

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身長大肥白

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

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會丁巳年平林 張丞相列傳 參本官職

王維慎曰所謂張丞相傳謂求如蒼者不可復得矣

按一傳中論張蒼為丞相及申屠嘉為丞相皆

非備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曹

宙任教皆為御史大夫故併著一傳

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初起教以

客從周昌傳周苛為客從入關

破秦與張蒼同言為客從客未著

官職也

茅坤曰蒼嘗相代王已而代王即帝位故得為丞相

按漢法非功不侯非列侯不封故上直叙蒼封侯來歷此則摠其所以得相和府而傳之始終備矣

唐順之曰以官申入張蒼傳歷史傳同體蒼傳御史大夫也歷史傳中尉廷尉也
王鑿曰史記張蒼傳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忽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又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為御史大夫者也
按周苛趙堯附見此傳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非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類曰能計一月故號曰計相更以列侯為王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王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王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亾漢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

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王旗幟之屬索隱曰

官名也職王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周昌志反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

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

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

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

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

日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

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駟案漢書音

時入奏事高帝方擁威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

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

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

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

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也昭曰殿東堂

顏云正義之東西室皆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

子幾廢索隱曰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

歲高祖憂節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

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孟康曰方

與縣令也伏後案君之吏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

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

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

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

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

謂

楊慎曰古史直致如此

董份曰馮真處雖似謹然如此正得情狀

茅坤曰方與何以知堯之能代昌必堯嘗與謀而逆知之也

劉辰翁曰趙堯小吏獨能測知帝意因時進言亦奇矣然其為趙王謀則速之弊也

漢書無耶字

不知其計堯本謀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賢彊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

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

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

夫人善事呂后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

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尚右右賢

左賤故謂貶秩為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

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

史大夫徐廣曰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

十年也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高祖崩呂

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

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

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

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

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

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諡悼也索隱

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

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

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茅坤曰高祖以周昌相趙王一着亦苦心到底

董份曰弄印熟視一時情景最妙

楊慎曰周昌雖謝病久之亦依然愧苟息矣

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

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

年國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吏繫呂后

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

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

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

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

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

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為記

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

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

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

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

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

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

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以高祖十月始

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

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

註書表疑年表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楊慎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為相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又曰時字進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守為丞相卒就之

會丁巳年木 卷九十一 張丞相列傳 五 參政官

董份曰言雖為丞
相猶終律曆事也

王整曰本不致過
王陵救蒼一事

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
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

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

通而尤善律曆

駟案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

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嘗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

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

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

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

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紉謝

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係任者
也贊曰中候官名大為

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

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徐廣曰一
作願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

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
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願代侯則願即類

與漢書畧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
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

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
材力開張駟案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云王張強弩蹶其月

按如淳云材官
多力也以脚踏
強弩張之故曰
蹶張

曾丁也巳平沐 卷九十一 張丞相列傳 下 參水官載

王維楨曰太史公敘事不煩瑣常舉一以槩其餘序一事每詳細的如見讀之如生接其人故勝

董份曰言其寵以見嘉之不畏權勢也嘗漢書作帝

王維楨曰即述嘉等鄧通一節便見為丞相直有大臣之風故鋪敘詳悉他則收拾繁堆此古今不相及也

董份曰必度已困通而始召通正以使嘉之法行也一字亦不妄下

反漢令曰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歿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口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

有動乎漢也。三代
寒矣。逼二代者。漢
乎。吾始尋漢跡。俄
而得一人焉。俄而
又得一人焉。曹參
仇蕭何守其法。不
變申屠嘉一蹶。張
之賤卒也。呼文皇
之。坻臣鄧通者。廷
折之。綽然古大臣
風。吾有動乎漢也。
噫。知言哉。

按自申屠嘉以
下丞相數人皆
廉謹無能。止附
見姓名而已。
楊慎曰。按此因張
蒼井及其時代之
相者。又因周昌及
申屠等。意直與陳
平傳王陵同皆變
體之妙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賢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

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紕。所言不

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

出者。太上皇廟。塽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塽

乃喚反。韋昭曰。音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為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正義曰。自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

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故他官居其中。

索隱曰。漢書作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

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

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其侯茂代。三年卒。子侯

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

請安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

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

氏。父襄。佐高祖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

有功。舍諡哀侯溫之孫。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

疆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高陵侯趙周等為丞

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皆以列侯繼嗣。媼媼。徐

曰。媼音七角反。一作斷。索隱曰。媼音側

音都。亂反。義如尚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曾丁巳巳平木 張丞相列傳 參求官 歲

高儀曰張蒼福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位任

教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至然亦賢于人多矣

趙恒曰周昌任教皆不為相論末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向只帶申屠嘉

按此後紀車丞相韋丞相等並褚先生筆非太史公原文

長弱蓋褚先生之所為者黃震曰景帝之世丞相備位僅有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章賢以下繼之於魏相稱好武於所吉稱有大智於黃霸稱以禮義為治其後章元成父子相繼匡衡十年至丞相皆歸之命有慨嘆不滿之意矣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

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掘

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

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

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賢當封韋丞

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

為丞相病然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趙君以下文不著明宜據漢書廣漢傳解

奴婢各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歿。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

王世貞曰。按父子俱丞相。見於史記者。周勃子亞夫。韋賢子玄成。其餘則曹操子不。耶律金。子光。史浩子彌遠。

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白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賢。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歿。

王鑿曰甚中情事
按漢法丞相必
自御史大夫遷

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
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
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
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
丞相歿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
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索隱曰索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細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媿媿無所發明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曾丁巳平木 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十一 參本官表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十一

修列舍葬

